

730167

鸟岛历险记

郭玉道

0318

0713;1



鸟岛历险记

郭玉道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描写三位藏族少年偷偷去鸟岛看鸟的非常吸引人的故事。他们是初二学生，课外生物小组的成员，几次翻山来到碧波浩渺的青海湖边，想到鸟岛去看看。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悄悄登上科学考察队的橡皮船，一齐欢天喜地往湖中间划。谁知突然来了风暴，使他们经历了一场极大的惊险。入夜风停了，他们见到湖水燃烧的奇迹，又受到游水而来的“黑熊”的惊吓。天明后他们到了神奇的鸟岛，见到鸟类王国里许许多多极稀奇有趣的事情，最后还遇到了研究鸟类的科学家程伯伯的指点，使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，都决心长大了要揭穿鸟类身上不少的科学奥密，来为祖国的四化作更出色的贡献。

封面设计：张世强

鸟 岛 历 险 记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大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58,000 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9}{16}$ 插页 2

1984年1月北京第1版

1984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7,500

书号 10019·3596

定价 0.31 元

目 次

一	小鸟飞了	1
二	不可挽回的危局	10
三	鸟岛的神话	22
四	水下歌声	34
五	在鸟国里漫行	46
六	战斗奇观	61
七	遇到的是“熟人”	75
八	第二次谈话	86
九	太阳笑微微	101



一 小鸟飞了

六月的天空，白雪皑皑的山顶上，蓝幽幽的，开阔、深邃、静谧。

在这多雪的群山下，象宝石那样，镶嵌着寺滩、乙西、尕和拉三个藏族人民居住的老村庄。这些村庄都是由结实、温暖的旧式小屋构成，大叶杨树整天豁啦啦的响，兴高采烈地站立在每家房前屋后、村子四周。那些杨树绿油油的，十分茂盛，一下子就使这寂寞的山野显得生机勃勃了！

这三个庄子一字排开，距离都不上三华里。不管哪个村子，都从大叶杨树的绿丛中，透出一条光溜溜的小路和飞鸣的鸟。寺滩村的村头上，忽然飞起一群山麻雀，象旋风似地冲上天空。从山麻雀飞起的地方，走过来一个戴红领巾的少年。他十四岁模样，浑身茁壮，象一棵喝足了雨水而生长旺盛的小杨

树。山石肤色，长尖脸，清秀眉毛下藏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。鼻头翘着，薄薄的阔嘴巴。他走得很快，靴子敲着蜿蜒的小路，响起很愉快的节奏，心里象是在唱着蜜一样甜的歌儿。他穿过翡翠色的青稞地块，一下站住了，疑惑地眨着两眼，往前注视着。小路以北的草地上，马群的旁边，闪露出几个走动的人。少年忽然跑起来，直到看清那些人衣服的颜色就又停住了。他们穿的衣服很特别，夹克式水蓝色的鸭绒工作服。脚穿大头靴，头戴“气风帽”。有的拿着大夹子，有的挎着帆布包，有的提着大鳊鱼，有的拿把花或草。他们一边说一边笑，横过小路，一直往尕和拉村那面去了。

“考察队，是青海湖里的考察队从湖里回来了！”少年自言自语地说。他象一匹活泼的小马驹，撒欢地跑起来，穿过天鹅绒般的草地、美丽如画的马牛羊群、浅沟和山坡，消失在寺滩大队小学校朝东开的大门里了。

那个奔进学校大门来的少年高底的靴子，在石子路上发出一串清响。平时热闹非常的校院里，眼下好安静，只听到麻雀的叽叽喳喳声。他象登梯，穿过一排比一排高的教室，来到伸向山腰的后院。这里有品种繁多的“高原植物园”、鸟类标本室和狗窝。狗窝里没有狗，却呆着一只饥饿的金眼猫头鹰，还挂着一个鸟笼。这鸟笼很别致，用蜂窝洞眼似的五磅

热水瓶外壳改制成的。小鸟飞了，空空的鸟笼里残留着鸟粪和剩食。狗窝门前蹲着两个少年，正在起劲地编鸟笼。

“华太，你怎么搞的，绊马索绊腿啦？要么你就是鸽子贪食不起飞？啊啊，这时候才来！瞧，我们就快编好了。”

“日洛、关去乎，”华太叫道，满脸放光。“他们来了！”

“谁？”小个头关去乎急不可耐地问。

“青海湖动植物考察队的人，”华太还是那么满脸放光地说，“我亲眼看见的。真象俗话说的那样：想抓雀儿的山鹰，雀儿倒碰到山鹰的爪子上来了！”

日洛和关去乎听了这消息高兴极了。雀斑脸日洛冲开嗓门大叫：

“沙格①！沙格！”

“恩恩沙格②！”关去乎大喊道。

“快，上鸟岛！”华太说。

这三个少年，象三只玲珑的鸟，一闪翅膀就飞了。

日洛、关去乎是华太的好朋友，象鸟身跟两只翅膀整天一块那样的好朋友。这是一所戴着“帽子”的

① 沙格，藏语音译，好的意思。

② 恩恩沙格，很好的意思。

小学校，三个人都在初二甲班念书。成绩都不坏，最近的期中考试，华太各科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。日洛、关去乎的成绩，虽说比华太的差些，但也都在中等以上。不久前，三个好朋友着迷地研究上鸟了！狗窝门上挂的那个鸟笼里，原是装着两只羽毛扎煞的干瘦小云雀的，只因为忍受不住铁笼囚困的滋味，趁主人上午逗玩之后、忘掉关鸟笼门儿的机会飞逃了！他们才决定趁今天下午——星期六下午不上课的空子，编一个大鸟笼，让金眼猫头鹰充当活标本。瞧，华太带来的意外信息，把他们原来的计划打破了。但是，到鸟岛是个好事情，比编鸟笼好上几百倍的好事情！

两个月前，突然来了一个考察队，住到公社——朶和拉村了。三个少年听说人家有船，便打听是否去鸟岛。“不去！”人家这么冷冷地回答。他们是很想到鸟岛去的，那里是鸟的天地，鸟的王国，几次翻山越岭到湖边，往湖的深处张望鸟岛。起初只是想看看，可是后来竟然动了心，非去一趟鸟岛不可了。他们发现考察队有铁做的大船，跑起来竟比湖上飞翔的鸟还快。他们还发现那大船太笨靠不了岸，人靠一种小船才能上岸来。啊啊，三个少年想，乘那小船去鸟岛也是行的。只要他们碰上由湖里上来的考察队员，就奔扑到湖边去。有一次，大船走了，那小船还留在湖湾里。他们想跳上去，却见一位叔叔看守

着！还有一次，没人守那小船，可他们自己却没有做去鸟岛的任何准备。从那次以后，他们准备着，期待着，啊哈，今天终于碰上了！

华太、日洛、关去乎象三匹精壮的小马驹，拚力奔跑！他们从一个小山洞里，拿了平时存下的干粮，便沿着刚刚发绿的茏茏草丛，向一派高峻的大山跑去。正跑的中间，华太忽然站住，提议不走盘山牧道，走直路快当。于是他们象溜地皮疾飞的鸟，越过一片丘陵起伏的山地，钻过一个刺丛，便来到大山脚下了。那山北不见头，南不见尾，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辉，当他们再靠近大山的时候，被一条巨流奔涌的沟拦住去路了。

“山洪，是刚下来的山洪！”雀斑脸日洛喊道。他被晒得很黑，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，人显得很是机敏快活。

关去乎是个小个子，浑身结实得象只黑山羊。他的脸是红喷喷的，上面嵌着一个扁平的鼻子，神情诚实，憨厚。他看着沟里的流水呆住了，觉得过不了这沟，再掉回头走牧道，过桥，上鸟岛就晚了。

“别发愁，小个子！”华太高高兴兴地说。“跟我来，那里有一座过沟的‘桥’。”

他们沿着沟岸，顺水流方向跑了有两百米，就到了这沟的“咽喉”处了。沟在这里被两座长满松柏的小山夹着，只有一丈多宽了。华太踏着一棵伸到沟那

边去的弯腰松，走过沟宽的四分之三的时候，又一跳脚，抓住对岸一棵柏树的枝桠，轻轻一荡就过去了。日洛象华太那样也荡过去了。啊啊，关去乎荡的时候顶糟糕，不敢撒手，又被树枝弹回来了。

“啊啊，救命啊！”关去乎恐怖地可嗓门喊叫。

“不能松手！”华太喊道：“一松手掉到沟里，急流就把你吞了！”

关去乎屏声敛息，象只被提着耳朵的猫，周身都缩紧了！华太、日洛爬到树上，用腰带替小个子解了危。小个子滑下树干的时候，象铃铛那样，一落地就响起来——笑得好甜蜜！

他们登上山壁，一时左曲，一时右盘，象神话中飞檐走壁的仙子一样。在登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回头往脚下看，那巨流汹涌的沟，如同抖落的一根牛毛了！他们又爬起山来，一个个兴奋得两眼发亮。啊哈，翻过这山就是青海湖，就能见到拴在湖湾里的橡皮船了。

“华太，”日洛两眼忽然一沉，说：“我们这么偷偷去鸟岛，桑吉加老师知道了会批评吗？”

关去乎说：“不会批评的。他倒会夸奖我们：‘嗨，瞧你们这些体重压不弯一根芦苇的鹈鹕鸟啊，却能漂洋过海了！’”

“那还用说！准会称赞我们的。”华太口气里充满对桑吉加老师的热爱和坚信。

桑吉加老师，是去年夏天从部队转业到寺滩大队小学校来的。他一来就担任了初二甲班的班主任。人生得很富有吸引力。中上等个头，又那么肩宽胸厚，一眼就看得出他的魁梧来。

这位新来的老师，在他第一次进课堂跟学生见面时，说了从哪个部队下来的以后，就介绍他的家乡是青海湖的布哈河三角洲。说是坐他家帐房里，抬头就可见鸟岛了。有一次在生物课上，他就非常兴奋地讲起鸟岛来。说那岛上住着斑头雁、鱼鸥、棕头鸥、鸬鹚等数十种鸟类。在一个小小的岛子上，鸟的数量达十万只以上，鸟巢挤得挨膀搭肩，鸟蛋密得难下脚。那些鸟整天欢鸣，几里之外都能听到。啊哈，它们飞起来象彩云遮天蔽日；它们落下来斑花花覆盖大地。简直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！

说到这里，全班学生高兴得嘻嘻笑起来。

桑吉加老师接下说：鸟岛上住有研究人员，长期在那里做观察研究的工作。还说，他曾结识了那岛子上一位名叫程石的科学家。他从这位科学工作者那里，知道了研究鸟的深远意义。不是吗，人们看到鸟飞，就也想飞上天去。于是，研究了鸟飞的原理，造出了飞机。继而造出火箭，宇宙飞船。鸟类身上还有许多人们不太了解的奥秘……

当桑吉加老师转话题的时候，学生们不肯，追问那位程石伯伯还讲了些什么。

“不用急，”桑吉加老师说，“哪天我要带你们到鸟岛访问他的。他人挺和蔼，挺有趣，能用四川口音说藏语。高高的个头，很精瘦，长形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的近视眼镜。哪天你们会看到他的，听他讲鸟。”

全班立刻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！……

去年秋天，山村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“牦牛书店”，华太、日洛围上去看热闹。啊哈，竟发现了一本“鸟书”！他俩把那本“鸟书”——《高原鸟类图谱》轮流地拿在手里，翻来覆去地看，爱不释手，但身上却没有鼓尔莫^①。巧得很，这时候关去乎来了。他一手拿着玻璃瓶，一手拿着鼓尔莫，喜气洋洋地挤进人堆里来。华太连招呼也没打，抓走关去乎手里的鼓尔莫，流星似地交给卖书的人了。买完了书，三个小家伙挤出人堆，三颗脑袋凑一块，翻着书页找画看。那些画儿全是些鸟，有许多鸟儿没见过。他们从头一直看到尾，热乎得把一切都忘了。华太说：“现在我看，明天日洛，后天转给你，关去乎！”说罢就分头走了。关去乎要去干什么？买酒。走了几步想起鼓尔莫来了。他回头叫道：“华太，拿来！”“什么‘拿来’？”华太懵了。“鼓尔莫，”关去乎说：“我要去买酒，爷爷叫我去供销社给他买酒！”华太这才想起刚才借

① 鼓尔莫，藏语音译，钱。

钱的事了，没别的办法，把买书时找回的零头给了关去乎。关去乎惊讶地说：“这怎么买酒？”这时候，日洛一伸手，酒瓶掉在石头上碎了！关去乎大吃一惊。华太也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，呆住了。日洛倒乐得嘿嘿笑，说：“我们给爷爷说去，就说买好了酒，往回走的路上，让一块该死的石头把人绊倒了。”华太觉得这主意很妙。关去乎也感到这主意不坏。他们三个到了爷爷那里，就如此这般一说，好心的爷爷信了，只是警告孙子，以后买酒要小心。

“鸟书”使华太、日洛、关去乎对鸟越发入了迷。不是吗，在学校后院有个狗窝，狗窝里不是挂着一个别致的鸟笼吗？那是关去乎拿他家热水瓶外壳改制而成的。有一次，日洛不知听了谁的话，在一个大风的夜里爬到山岩上去捉鸟。说是鸟在大风中，鸟头迎风，卧着不动。在他爬到山岩上的时候，风力过猛，把他从一丈多高的岩石上推下来了。第二天，拿帽子捂住脑袋上的青包，才没有被人发觉，但却招来阿爸的打骂。华太也是很着迷的。一天夜里，做梦到了鸟岛。他起先乘坐的是只船，可是后来到了湖当心却发现是一块冰。风鼓浪涌，冰块被击碎。他喊救命的呼声，把一家人都惊醒了！……

一行飞鸣的雁阵，从华太、日洛、关去乎的头顶飞过。仰脸望去，三双眼睛都高兴得光点闪耀，眼珠都快跟上雁跑了！他们继续往前跑着。

“要看到青海湖了，关去乎！”日洛狂喜地喊道。

关去乎应声抬头，跟日洛对脸一笑。华太那遇到高兴老是露出爽朗微笑的嘴唇，这时候一抿，埋下头，竭力往上攀登着。这里的山势虽然也挺陡，却有爬山的人走出来的小道。他们一直爬到云间，穿过巨石上腾空飞架的单拱石桥，不知不觉爬到山顶了。

啊哈，山下碧波浩瀚，这就是号称西海的青海湖了。它象一个甜睡的孩子，安安静静地睡在四周险峻大山的怀抱中。又如一面光辉的明镜，镶嵌在大山脚下翡翠色的草原上。华太、日洛、关去乎一眼就看到湖湾里的橡皮船了，他们象旱天的鹅，从山坡飞下，扑向青海湖。

二 不可挽回的危局

碧盘玉盏的青海湖边，绿草葱郁，百花盛开，万紫千红，鸟雀鼓翼而飞，千姿百态，鸣声宛转动听。湖边沙滩上的水鸟，有的互相嬉戏，有的缩着脖子睡觉，见有人来，呼呼啦啦起飞了。

华太两眼快活地忽闪着，微笑地望着碧波汪洋的大湖。日洛、关去乎的两眼同样地喜闪着，伸长脖子，也往湖里眺望。

照满阳光的湖，碎玉般的朵朵浪花闪射出五光

十色；远处的湖面凝滞不动，在不动的上面却流荡着茫茫的迷人水雾，水天接连，浩瀚广阔。一座孤山从湖的当心冒出来，象一颗明珠，又似草叶上一滴露水珠儿，巍巍颤动。这就是“海心山”。海心山在阳光的辉映下，如云缝里的明星，闪现着令人炫目的光彩，把整个青海湖装点得格外神秘了。

他们就这么欣喜地、安静地凝望着，一个个的心里甜得如蜜，又热得似火。一只矫健的海鸥，拍打着刚健的翅膀飞过来了，在蓝天上盘旋着。突然，它箭也似地冲向湖面，划起一串白色的浪花，发出“啊鸥”，“啊鸥”的雄壮叫声！接着，它一抖翅膀，又高傲地冲上蓝天了。

“追！”华太喊道。他们象马驹子一般欢快，一路上打起飞脚，踏着葱郁的湖滨草甸，向一个湖湾追去。那海鸥细水长流一般的从容，渐渐把拚命奔跑的孩子们扔到湖湾边上去了。

这是个C形的湖湾，肃穆静美。轻风戏着波浪，波浪柔和地抚摸着湖岸。几只美丽的水鸟，盘旋飞舞，徐徐地降落在湖湾中，高昂着头颅，随波荡漾游弋。在这群鸟的旁边，另有一群水鸟浮在水面休息，用嘴壳梳理着华丽的羽毛。三个孩子屏住呼吸，轻轻移动脚步。他们看到一只长嘴的水鸟了。它孤零零地肃立在波浪里，发现三个孩子，从水中拔出长长的嘴壳，东张西望，刷地张开翅膀，提起两腿，紧贴水

面飞舞旋转，仿佛舞动着一串银链一样。

“啊拉拉，它飞了！”日洛惊叫了一声。

象放了一枪似的，湖湾里所有的水鸟都飞了。一只叫不出名的大鸟，借着波浪向上的力量慢慢地伸开双翼升腾起来，在高空长久滑翔而不挥动翅膀。它带着三个孩子的视线，以无畏的精神在人的头顶上盘旋。待看不到那鸟后，他们断下来的视线就挂到湖边的那只橡皮船上。鸭似地探头往四处瞧了好久，不见有守船人。日洛如同压抑长久的喷泉，放开之后，“哈”地迸出一串笑声。那两个也好不兴乐，畅嗓门附和大笑。一个个以无法遏止的兴头，跳上船了。

颠颠摇动的橡皮船，在孩子们愉快的喊嚷声中开始航行！但没走多远“噌”的一声，呆住不动了。在他们象起飞的鸟那样扇动着翅膀的中间，橡皮船直往岸边倒退。原来是拴船的“铁锚”没启。他们谁都千百次的骑过马，乘船可是头一遭。心里觉得非常快活，就象渴极了喝一碗奶茶那样滋润心田。火热的日洛跳下船，虽说湿了靴子也毫不抱怨。这种冒险的行动很配他的“胃口”。他吭哧吭哧拔掉锚船的铁锚，再次跳上船来。这时的华太，站在晃动的船当间，眼中流露着严肃的思虑和探求的好奇神情，眺望湖对岸，山影依稀可辨。他觉得，若不是水而是陆地，跨上马一气儿就可到达彼岸，还不容易！可眼下必须划船去，费劲多罗！他曾在一本什么书上见过这

样的情形：凡是航海的船，都要有一个指挥的船长，就拿手当麦克风，用激昂的声调喊道：

“我是船长，我是船长！火箭 003 号就要启航啦！请各位船员做好准备！做好准备！”

华太喊得这么起劲，完全是为了好玩。可是各拿着一根木桨的日洛、关去乎，浑身的气派象等待冲锋号的战士一样。看样子，一当船长的号令响，即便是枪林弹雨，也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！

“开船！”船长甩嗓门命令。

“是，船长，开动啦！”那两个咧开嘴巴应着，划动木桨离开岸。船长又喊道：

“目标，鸟——岛——！”

日洛和关去乎从两边起劲地划起来，泼溅着浪声，飞扬着笑语。船长扑闪着机灵的眼睛，快活使他的嗓门更热烈：

“向左开！”

“是，船长，‘向左开’！”

“再向左开！”

“是，船长，‘再向左开’！”

“注意，暗礁！”

“是，‘注意，暗礁’！”

“向右开！”

“是，船长，‘向右开’！”

在这样一片欢腾的呼喊声中，有时候船在打旋，